

欧 阳

海子以降,大陆的现代诗歌就衰落了。

这或许是我的偏见。不过,我仍然坚持着这一主观的判断。不要说“穿过大半个国家去睡你”,这种商业意味浓厚的;之前更流行一时的,为年轻的诗词爱好者热捧的“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”,在我看来,也仅仅是一种矫情的虚饰。

当然,这种随性的想法,虽然包藏着经典绵延如旧的寄望,但我也明白,很可能更多的是俺的浅薄。

坦率说,我很久没有系统看过“新诗”了。虽然如此,但对诗歌的关注仍旧继续着。这不,新近就翻看了多篇李莎某著名诗词刊物的文章。想不到曾经仰视多年的该刊,当下的面容完全颠覆了旧时心中的模样。据指斥者列举,往日圣殿般的期刊,时下推出的“佳作”,感觉上真的会让新诗痴迷者愤怒;文词的对错及恰适与否则不说,诸多“佳作”读起来无不信屈聱牙……

我才疏学浅,难与之争辩短长。为慰藉自己心中的不甘,就拿个人感觉来说道一下别的事儿:诗词歌赋的音乐特质。

撇开文字词汇难以剥离的歧义,说到诗歌,我们需要明白,除了语言文字组合在语义层面对惯常意义的跨越表达之外,还有象征隐喻,以及借景喻情等之外难以言喻的意味,比如意境、音韵,这不完全是对规范陈述的绕开,有时候也会是习以为常的描述,但在整体组合中,我们可以体验到以文本为基础背景的音韵味道,像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”文句之中近似于心灵节律的和谐脉动,呈现出了超意义的表达。这正是诗歌音乐性的一面。

让诗歌蕴涵一种非语词感受的韵味(意境),正是诗歌挣脱语词狭窄拘束的表现形式之一,由之表达出语词有限意义困扰之外的情愫和趣味——能感到却难以言说。

我们知道,音乐是文字难以明晰(描述)的,但我们仍然要用文字来表现它。这并非拒绝意义,而是尽其所能展现出超意义的音韵,不是拒绝意义,而是更深入地呈现意义——文词难以准确描述的意义,标示出明确,但却很模糊的意象;不能解释,但却能明白地感受到。

回望唐诗宋词,进一步,进入乐府汉赋,那些流传下来深入人心的,无不是朗朗上口的作品。不错,我们可以不必拘泥于格律程式化的平仄音韵,比如平水韵,也可以不在意词牌严谨的格式化形式,但作为诗词歌赋,音韵的流畅和诵读的通泰是必不可少的。

关于这种道理的讲述多半是晦涩的,因为其立基的音乐本身即是无法言说的“非意义词语”。故而,文本的说词,难以厘清灵魂脉动的情愫。

换一个角度想。时下诗词的衰落成为不争的事实,“写诗的多过读诗”盛行有年,窃以为,正是由于诵读之诗——新诗——的音乐性缺失,信屈聱牙之作才有泛滥的机会,我们很难想象如今的诗人普遍地缺乏人文素养。但诗歌并没有消沉,它们在另一片天地正在成长——在音韵为本的流行歌谣中获得了新生。

我们可以在,比如说崔健,或者还有李宗盛的歌中体会到诗歌的魅力,像方文山半文半白的那些歌词,您有感觉到吗?如果没有,那么我们不妨拉一杆大旗来证明这种观点:当诺贝尔文学奖花落鲍勃·迪伦的时候,我们真的可以考虑将迪伦的唱词从音乐中分析出来;把文本拿出来念,拿出来朗读——体会到诗一般的韵味了吗?

诗歌的音乐性并不完全是简单的诗句抑韵,但从整体上来看,应该必须是拥据和谐音程的集合,一首诗,就像一首乐曲一样,完整的旋律必须是和谐的,即使是“无调性”作品。退一步讲,您怎么得应和语音和谐吧?试想一下,习惯普通话的人听到吴越方言的诗歌诵读会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我不是说方言不能朗诵诗,而是说因为音乐化韵味的不同刻写而带来的云泥之别。不说粤语的歌词语汇差异于国语,喜欢流行歌曲的人一定体会过西洋歌曲的词汇翻译;假如音乐性与词语不能协和,好听的调必定会变成难听的歌。

如果诗词不能自我救赎,大概就只能寄望那些歌者,那些音乐人了,寄望他们将诗歌传递到明天——

这样子也没什么,对吧?!诗,本来就是歌。

## 冬天(外一首)

吴 言

冬天,身体开始变沉,思绪渐渐变轻  
我的手开始不敢与北风相握  
忙于讨生活,一次次将公交车错过  
一次次辨认天荒地凉的远方  
看两旁裸露奔跑的树,怎么也追不上光阴  
有人说:使人温暖的方法很多  
但我不知道,是否人挨着人就会减少体寒  
也不知道,该怎样面对这突然的气温骤降

小雪词

在人间,我想做一个雪人  
尽情享受北风的服侍,任凭血流成河  
来年这个时候,还会活过来  
要么不走,一走就是走过一个寒地冻  
走得银装素裹,山河辽阔  
一高兴,就忘了看日头和白云的脸色  
一难过千家万户的屋檐也陪着落泪  
其实,我也是过客,也需要  
藏身或献身,并乐于和大地议论关于枯荣的往事  
为什么白里有黑,黑里有白  
如同理我的人,和我理的人一样多  
莫非,都在忙着脱胎换骨  
直至沿着脚印寻觅安顿与上路的关系  
这些缺少少两的白,叫一年又一年  
这些纯粹的白,叫乡情和温暖

徐 晟

蔬菜之中,白菜最具女人味。女人常被比作白菜。“好白菜都让猪拱了”,其实是说好女遭遇渣男。

白菜品种多。小白菜如青葱少女,活泼青湿;大白菜是中年妇女,圆润稳重。箭杆白呢,应该算白菜中的窈窕淑女。身长腰细,白皙雅致,袅袅婷婷。

白菜系中,箭杆白最有美人范,有点“鹤立鸡群”的意思。修长的身段,婀娜箭杆。顶上一圈浅浅的绿叶,像俏皮的女孩头上扎着蝴蝶结。箭杆白茎白似玉,以“箭杆白”命名,其型其色,一见便识。

作为食材,箭杆白可腌可焯。焯,简单,就是用水略煮,切碎炒食。腌,相对复杂。但民以食为天,涉及吃的问题,咱中国人一向不怕麻烦。

母亲腌制箭杆白,总等到霜降过后。母亲说,箭杆白有节气管着,打了霜,味长。

吴 建

北风日紧,大地渐冷,不知不觉,已至小雪。

小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0个。小雪节气到来,意味着由深秋的凉转为初冬的寒,但尚未达到严寒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:“小雪,十月中。雨下而为寒气所薄,故凝而为雪。小者,未盛之辞。”小雪时节,强冷空气常来骚扰,北方开始降下入冬的第一场雪。虽开始下雪,可雪量较小,并且夜冻昼化。古籍《群芳谱》中说:“小雪气寒而将雪矣,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。”亦有诗云:“太行初雪带寒风,一路调零下轍中。菊萎东篱梅暗动,方知大地转阳升。”

好喜欢老舍《济南的冬天》一文中的一句话:“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啊!”在电视里看到北方初雪纷纷扬扬,大地银装素裹,山因小雪而妩媚,水因小雪而秀丽。人们穿着厚厚的冬装,在雪地里拍雪景,赏瑞雪,真的好羡慕。而我身处的南方小城仿佛还在浅

# 箭杆白,美人范

立冬了,母亲洗好一口大缸,将菜园里的箭杆白割回来,摘叶,清洗。洗干净的箭杆白,一株一株挂在院里晾衣服的绳子上,晒至半干,撒上盐,放进蒜瓣和干辣椒,一层一层码在缸里。缸口覆上塑料膜,盖好盖子。盖子上压一块青石,防止漏水。

箭杆白还真是“女儿身”,水做的骨肉。不过十天半月,缸里塌陷下去,绿茵茵的盐水漫上来。箭杆白可以食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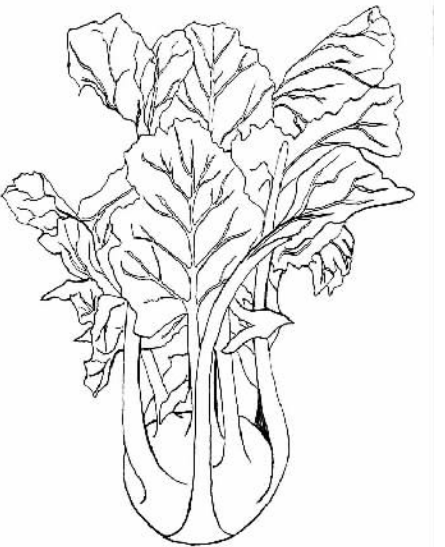
新腌的箭杆白,杆和叶,白是白,青是青,有一股冲劲,像山野的村姑。但用它炒肉丝,箭杆白的冲劲被瘦肉的绵柔包裹着,味道特别好。切好瘦肉丝,放进油锅翻炒到七分熟,加红辣椒丝,放入蒜瓣,姜末炆一下,把新腌的箭杆白倒进去,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。一盘红白相间,又脆又鲜的箭杆白炒肉丝,吃一口胃口顿开。

腌透的箭杆白,晶莹剔透,色如琥珀,发酵出一股特有的酸味,像书香浸染的女子,绵柔,含蓄。箭杆白煮鲫鱼,简直是绝配。小时候农村生活清苦,但家乡塘堰多,钓竿一拿,随便找一口水塘,就能钓到几条鲫鱼。母亲将鲫鱼腌好洗净,放

进油锅煎至两面金黄,倒入切好的辣椒、生姜、蒜瓣,加适量的盐、醋、酱油,抓一把腌透的箭杆白撒进去,加水煮沸。几分钟后,撒上胡椒盛盘,便大功告成。箭杆白煮鲫鱼,就像靓女俊男搭配,互相映衬。鱼有了箭杆白,鲜而不腥;箭杆白有了鱼,酸而不寡。箭杆白煮鲫鱼,那种鲜香,是儿时舌尖上最美的记忆!

冬天的晚上,吃剩的箭杆白煮鲫鱼,第二天结成“冻”,夹起来像果冻,吃起来滑爽鲜美。小时候我和姐姐抢鱼冻,鱼冻一端上桌,我赶紧夹一大块放进饭碗,然后朝姐姐扮鬼脸。正在得意,鱼冻被米饭的热气融化,转眼只剩鱼骨箭杆白残渣。姐姐笑得花枝乱颤。

箭杆白,美人范,怎样搭配怎么好吃。像长得漂亮的女人,穿什么衣服都好看。炒干张时,放入腌好的箭杆白,干张的味道顿时生动起来。箭杆白炒鸡蛋,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即便什么都不加,直接将腌好的箭杆白装盘,滴几滴小麻油,酸溜爽脆,也足以征服味蕾。早餐稀饭加馒头,再来一碟腌好的箭杆白,那简直太美了!



东方 IC 供图

如今山珍海味固然多,可我的餐桌上,总少不了一碟腌制的箭杆白,那是童年的味道,母亲的味道,时光浸泡的味道。

箭杆白,美人范。寒冷的冬天,总带给我温暖的回忆!

# 小雪未雪

睡,细雨蒙蒙,薄雾氤氲,深翠朦胧。轻风舞动小雨如酥,落叶翻飞湿寒袭人。小雪未曾雪,严寒早惊觉。不思江山景,只窥窗外月。瑶池宴不赴,蓬莱棋已歇。闲搁竹马杖,炉边度岁月。如果能下点雪应景,就可以躲在红泥小火炉边喝点小酒,喝醉了就踉踉跄跄地出屋,貌似惊奇地看着从天而降的雪,生发出一堆感慨。最好积上薄薄一层雪,踩在上面“咯吱咯吱”地响,别有一番滋味。

《真州竹枝词引》上说:“小雪后,人家腌菜,曰‘寒菜’”。我的老家在小雪时节都要腌寒菜。每到早秋,家家户户总要在菜园里种上两畦青菜。到了

晚秋,菜园里一片油绿,葳蕤生光。秋收之后,人们便利用冬闲,将这嫩绿的青菜铲回一大半,一篮子一篮子提到水路边清洗。洗得干干净净,然后摊在已闲置的竹席上晾一晾。腌寒菜要一口小缸。在缸里铺一层青菜,撒一层盐,然后赤足站在菜缸里,“吭嚓、吭嚓”地用力踏。直到那菜泛起青绿色的泡沫,再添加一层菜和盐,又“吭嚓、吭嚓”地踏。装到满满一缸踩实了,人跳出来,用两块大青石重重地压在上面。“寒菜”就算腌好了。腌得好的寒菜,咸而鲜,鲜而不涩,香脆爽口。在南方某些地方,还有农历十月吃糍粑的习俗。古时,糍粑是南方地区



当你摔倒却没有任何人笑你时,你就知道你老了。

赵春青 画

# 真纯的世界

郭宗忠

雨后的河坝上跑着,棉槐叶上的水滴凉爽地打在手臂上,湿了短裤和背心。  
河坝上长着的刺槐树高高的,它们叶片上的雨滴,经风一吹,也会落在我们身上。  
河坝边上的两三棵枣树到秋天枣子快熟的时候,我们就爬树去摘,看林的老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任由我们爬上爬下,将熟与不熟的枣子摇落了一地,也不管不问。  
他们知道,这些淘气的孩子,等有一天不再淘气的时候,背上书包,那些课程和考试的压力来了,他们就不再有心思爬树,不由自主地去做作业,考试复习,还要放学后割草,他们看着更小的孩子在树上打枣,仿佛是一下子就长大了。  
风轻轻地吹,吹到桑基树上,桑葚会把我们的手和嘴唇染成紫色;割草的草筐在桑基树下,空空的,然后等快黑天了,到沙岭上,去摘一些鸿毛草,那些草长得非常轻,非常占空,稍微摘几把就会看上去满了筐,而这些草,猪是不喜欢吃的,但是大人也不去计较,好像知道孩子们的心思一样,也为孩子们掩饰着这种投机取巧的小把戏。

我们家在泰山脚下,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中的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”这个鸿毛,长大了后我倒是一直理解为家乡汶河岸边的鸿毛草。我们家乡一带,把在沙子上长的纤细的,蓬松的一种草叫鸿毛草,非常的轻,等秋天来了,鸿毛的草穗长出来,整里透着粉色的穗子连成一片,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鸿毛草肯定比大雁的羽毛更轻,更无足轻重,大

雁的羽毛可以制作成羽毛扇,可以当装饰,可以做成羽毛笔,还是有一定价值的;而鸿毛草,长在沙地上,除了我们充作割草的“战果”之外,好像在缺少柴火的年代,也没有人来摘的。

而当我们这些孩子,在秋天的沙滩上奔跑着游戏的时候,一片片的鸿毛草,蔚为壮观。特别是清晨的阳光下,有露水在草穗的绒毛间,阳光透过,一片片鸿毛草穗仿佛佛云霞霞蔚。

司马迁写的轻于鸿毛的鸿毛,肯定写的这个鸿毛草才对,草芥人生,就是说人的命有时候像草一样低微轻贱,一芥草中最卑微轻贱的草,才是更受到轻视的,所以,在成人的眼里,这种没有价值的草,也就与泰山的“重”与高贵有了对应。

干净的沙滩,一尘不染,无论在上面打滚还是躺卧,你的裤褂上都不会弄脏。小伙伴在一起追逐,在一起摔跤,在一起摸爬滚打,起身,连拍打一下衣服也不用的。

贪吃的唯一“罪证”,是你裤兜里忘了掏翻出来的沙子,如果回家后穿着衣服再在炕上打滚,就会弄了一炕的沙子,这或许会让母亲拿起扫帚吓唬着赶出门外。一会儿工夫,大人和孩子都忘了这事,母亲在大门外喊一声我们的乳名,说开饭了,我们立即放下在外边玩着的游戏,回家端起大碗就开始围住木桌吃煎饼卷土豆丝,喝香喷喷的有着豆腐子的菜叶粥。

在院子里,公鸡在槐树上“喔喔喔”地打鸣,报告着时辰;母鸡带着小鸡雏,在柴堆的杂物间,用鸡爪刨出来一些潮虫、土鳖子之类的爬虫,“咕咕咕”地唤着给小鸡雏们吃。那种母爱在我们的记忆里,长大以后才知道和佛云的那种一样伟大、无私。

老屋的东边是没有墙的,只是用秋收后的秫秸排起来挡成了墙。父母亲拉扯四个儿子,一个个紧

跟着读书,紧巴巴供着读到高中,哪里有钱来修葺东墙?

而这堵秫秸的篱笆墙,并没有成为我们心里的障碍,等秋天换新林秸以前,旧林秸一捆捆堆起来,经历了一年的风吹雨打,林秸已经不再生硬,而是变得很柔顺,成了煮饭炒菜的最温馨的柴火,火焰也去除了那些呛人的烟味,有了一丝岁月沉淀的纯净,和多年后萦绕在嗅记忆的故乡的炊烟的味道。

林秸一旦撒下来,因为我们的院子高出地面和街道近两米,我们站在天井里,就能看见陈家家庙。家庙顶上的神尊,小瓦的房顶,长着一两棵酸枣树或者杂草,它的庙门,门台五个石台阶,台阶两边的花岗岩石台,那是我们玩泥巴的地方;看见石台边上的石碾,邻居家的女孩子们正在排队等着轧碾,有玉米、麦子、黄豆、地瓜干、小米等等,那些力气小的,都会有在等着的伙伴们一起帮着推着轧碾,另一些排队等着的女孩子在柳树下,在我们家屋后的槐树下翻皮筋、跳房、踢毽子或者猜谜。她们穿着粗布衣裳,扎着颜色不同的皮筋,却清纯美丽,自由快乐;看见东边的湾洼,池塘里的藕叶快要凋敝了,而莲蓬还在高高地举着,如此诱人;看见远处的树林和沙滩与河流,这种开阔视野,也让我们的心胸开阔了起来……

风徐徐吹来,几棵高大的柳树,垂下绿荫,清晨父亲打来的井水洒过一遍扫净的庭院,让院子里清爽湿润,凉爽宜人。

我们会在几十年前传下来的木桌上写作业,或者朗诵要背诵的课文,在樱桃树下的茶台上,母亲早已沏好了一大瓷盆花茶,茉莉花茶的香味飘散着,时光静静的,仿佛沉醉在童话里,奶奶眼睛里的慈悲,母亲炒菜做饭煮猪食的无怨无悔,父亲又早早地扛着轱辘,去了家南的菜地浇菜……这些简单到无的日子,正是最舒心与自然的生活,正是生命里最珍贵的希望和富足,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。

木轮牛车吱吱嘎嘎拉着河边的沙子从大街上走过,赶车人与黑牛黄牛的默契,仿佛那鞭子只是装饰。

那路边的两排大杨树啊,它们护送着我们,走出了那个美丽清纯的乡村。

# 西乡墨竹

邹凤岭

蟒蛇河水从大纵湖流来,流经龙冈桃园,汇入下河(苏北里下河之串场河),涌进大海,带给家乡勃勃生机。西乡墨竹,就生长在大纵湖竹岛和那河岸边村庄屋舍旁。枝叶茂盛,四季长青,傲雨凌霜,挺秀滴翠。

自古人爱竹,是爱竹的秀美,更爱竹的高洁和不畏风霜严寒的性格。岁寒三友竹松梅,是说竹的气节。“雪压枝头低,虽低不着泥。一朝红日出,依旧与天齐。”明太祖朱元璋给予了竹刚正之誉。农人爱竹,还因竹的用途广泛,寓意吉祥。西乡墨竹,农家的宝。红烧肉伴鲜竹笋,香四溢。嫩竹叶,夏日的茶饮品。用竹打成细细的篾条,编出一个个竹篮,农贸市场好卖品。我自读了宋苏轼的《于潜僧绿筠轩》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”方知竹子就融在人们生活里。

下河的西乡,原本不生竹。海潮侵袭,水患不断,遍地荒荒,民不聊生。宋乾兴元年(1022年),范仲淹(989—1052)西溪盐仓治水,建起了范公堤,抵御海水倒灌。重返家园的灾民,感激之下多有人家改姓为范。听范姓人说,护堤岸,范仲淹从故土苏州引来了竹。南方的斑竹,因霉菌致斑而得名。在民间,人们赋予斑竹有情竹的美名。“斑竹一枝千滴泪,红霞万朵百重衣。”竹喻情浓。生于南方的斑竹,植根下河西乡岸,早已长成了墨竹。

西乡的水土,养育水乡多少志士仁人。清郑板桥(1693—1765),以写画竹子最著名。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劫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他的诗、画、竹,正是他“清为官,勤为民”高亮志向与品德的写照。郑板桥画墨竹,多为写意之作,生活气息浓厚,一枝一叶,极富变化。其画风清劲秀美,超尘脱俗。徐悲鸿评说郑板桥:“其思想奇,文奇,书画尤奇。”郑板桥的画《墨竹图》款识云:“余家有茅屋二间,南面种竹。夏日新笋初放,绿阴照人。置一小榻其间,甚凉适也。秋冬之际,取围屏骨子,断去两头,横安以为窗棂。用均薄洁白之纸糊之。风和日暖,冻蝇触窗纸上,冬冬作小鼓声。于是一片竹光零乱,岂非天然图画乎。凡吾作画,无所师承,多得于纸窗粉壁、日光月影中耳。”茅屋、竹园、小榻、竹杆窗棂与糊纸,冻蝇作鼓声,惟妙惟肖,分明是细察写生西乡的墨竹。

生于兴化的郑板桥,居于大纵湖对岸,与我祖辈人同饮一湖水。走近大纵湖岸边,风吹竹林,轻柔的枝叶如同湖面的浪潮,静静地掠过板桥书屋。清乾隆十七年冬(1752年),郑板桥辞官归隐,来到大纵湖教书育人。郑板桥《墨竹图》题跋书有:“乾隆戊寅秋八月。”即此画成于清乾隆二十三年(1758年),想必郑板桥构思作画于西乡执教的日子。《墨竹图》的款识,字里行间透出大画家平实与豁达,更见他纵湖般豁达的胸怀。

里下河的水,滋养了墨竹,润泽冈门桃园。15里沙岗静卧新河(蟒蛇河)水岸,桃花红,竹墨绿。清孔尚任《桃花扇·逢舟》:“这封书不是箋纸,摺官纱夹在斑筠。”《桃花扇》里的折扇夹骨是用竹制成的。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,孔尚任(1648—1718年)随孙在丰来淮扬,疏浚蟒蛇河水道,留下了《视冈门新河诗》一首。在淮扬四年间,孔尚任进行详实考察,为创作《桃花扇》做了充分准备。《小说技谈·桃花扇》说,孔东塘当任随孙司空在丰,勘里下河浚河工程,期间“时谱桃花扇未毕,更闾按拍,歌声呜呜。”他登扬州梅花岭,拜史可法衣冠冢,沿蟒蛇河下西乡,足迹印在了冈门桃园沙岗上。

时光任再,逝水东去。许多带有特色的景物,早已融入人们记忆里。西乡墨竹,傲雪风霜数百年,乡愁未变。范仲淹率众筑海堤,势如破竹,气贯河山似可见。板桥书屋竹海的潮声,诉说郑板桥当年写下竹子水墨画与咏竹诗。桃花园边竹影摇曳,映衬孔尚任创作《桃花扇》的静思。

“我行其野,蔽芾其樗。”(《诗经·小雅》)西乡蔽芾竹,骨子里的美。生生不息,青青依然。